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明珠緣
第三回 陳老店小魏偷情 飛蓋園妖蛇托孕

詩曰：色即空兮自古，空兮即色皆然。人能解脫色空禪，便是丹砂炮煉。

西子梨花褪粉，六郎落瓣秋蓮。算來都是惡姻緣，何事牽纏不斷。

卻說侯一娘齣戲簾來接仙桃，見那扮王母的就是前在廟中扮西施的小官，不覺神魂飄蕩，渾身都癱化了，勉強撐持將桃酒接進，送到老太太面前。復又拿著賞封，送到簾外。小旦接了去，彼此以目送情。戲子叩頭謝賞，纔呈上戲單點戲，老太太點了本《玉杵記》，乃裴航藍橋遇仙的故事。那小旦扮雲英，飄飄豐致，真有神遊八極之態，竟是仙女天姬，無復有人間氣味。那侯一娘坐在簾內，眼不轉珠，就如癡迷了一樣，坐不是站不是的難熬。

等戲做完，又找了兩出，眾女眷起身，王太太再三相畝，復坐下，要雜單進來。一娘拿著單子到老太太面前。老太太道：「隨他們中意的點幾出罷。」女眷們都互相推讓不肯點。一娘走了一轉，復拿到老太太席前道：「眾位太太奶奶都不肯點，還是老太太吩咐是個正理。」老太太道：「何妨。」只見背後走過一人來，將一娘肩上拍了一下，道：「勞了你一日，你也點一出。」一娘轉臉看時，乃是王公子的娘子，年方十八，為人和氣藹然，雖生長宦家，卻一味謙虛，不肯做大。就是侯一娘在此，他也以客禮相待，不肯怠慢。他遂取過單子來，道：「老太太請奶奶點出玩耍。」王奶奶笑道：「不要推我們，一家點一出。」一娘要奉承奶奶歡喜，遂道：「小的告罪了，先點一出《玉簪》上《聽琴》罷。」他意中本是要寫自己的心事燥燥脾，別人怎知他心事。又有個楊小娘，是王尚書的小夫人，道：「大娘，我也點出《霞箋·追趕》。」大娘笑道：「你來了這二年，沒人趕你呀！我便點出《紅梅》上《問狀》，也是揚州的趣事。」一娘遂送出單子來。戲子一一做完，女客散了，謝酒上轎而去。階下響動鼓樂送客。

客去完了，一娘也來辭去。王奶奶道：「更深了，城門關了，明日去罷。」攜著手同這老太太到後堂，還有不去的女客，同邀到臥房樓上吃茶。不題。正是：

豔舞嬌歌樂未央，貴家風景不尋常。

任教玉漏催殘月，始向紗櫥卸晚妝。

卻說小魏見了一娘，心中也自戀戀不捨。吃了酒飯，正隨著眾人出門，只見個小廝扯他一把道：「大爺在書房裡請你哩。」小魏遂別了同班，隨著小廝到書房。見王公子同著個呆相公秉燭對坐，見雲卿進來，迎著道：「今日有勞雲卿，道該服事的。」原來王尚書止有這個公子，年方二十，新中了鄉魁，為人十分謙厚，待人和氣，生平律身獨介，全無一點貴介氣習。與雲卿相處，真是一團惜玉憐香之意。那吳相公名寬，字益之，鄆城縣人，也是個有名的秀才，是公子請來同看書的。雲卿見過，坐下，呆益之道：「今日戲做得好。」王公子道：「只是難為雲卿了，一本總是旦曲，後找的三出又是長的。」吳益之道：「也罷了，今日有五六兩銀子賞錢，多做幾出也不為過。」三人笑了一回。小廝拿了果盒團碟來，公子道：「先拿飯來吃，恐雲卿餓了。」雲卿道：「我吃過了。」公子道：「既吃過了，就先泡茶來吃。」

少頃，小廝拿了壺青果茶來，呆益之扯住他問道：「你今日在簾子裡看戲麼？」小廝道：「是在席上接酒的。」吳益之道：「我有句話問你，若不實說，明日對老爺說，打你一百。」小廝道：「小的怎敢不說？」呆益之道：「後頭找戲可是大娘點的？」小廝不言語，只把眼望著公子。公子道：「但說何妨。」小廝纔說道：「一出是楊小娘點的，一出是大娘點的，一出是做把戲的女人點的。」吳益之拍手笑道：「我說定是這些妖精點的，可的不出吾之所料，到與我是一條心兒，那撮把戲的女人到生得風騷有致，此時斷不能出城，何不叫他來吃杯酒兒談談。」公了便問道：「那女人可曾去？」小廝道：「沒有去，在大娘樓上彈唱哩。」公子道：「你去叫他來。」雲卿道：「將就些罷，莫惹禍大娘若打出來，連我們都不好看。」公子道：「他若吃醋時，連你也要打了。」小廝就往裡走。呆益之又叫轉來道：「你去說，若是你大娘要聽唱，就請他同出來聽，我們大家歡樂歡樂。」

小廝走到樓上，扯住一娘袖子道：「大爺請你哩。」一娘道：「大爺在那裡？」小廝道：「在書房裡。」一娘道：「我這裡要唱與眾娘們聽哩，你去回聲罷。」大娘道：「書房有誰在那裡？」小廝道：「吳相公同魏雲卿。」一娘道：「那個魏雲卿？」小廝道：「是唱旦的魏師傅呀！」一娘聽見是唱旦的，身子雖坐著，魂靈兒早飛去了，便說道：「既是大爺叫我，不好不去。」大娘道：「那魏雲卿到也像個女兒。」一娘笑著起身，同小廝走至書房，見了禮。公子道：「今日有勞，就坐在小魏旁邊罷。」一娘笑應坐下。

小廝斟酒，四人共飲。一娘見了雲卿，說也有，笑也有，猜拳行令，色色皆精，把個公子引得甚是歡喜，又纏小魏唱。雲卿唱了套《天長地久》，真有穿雲裂石之妙。唱畢，又取色子來擲快飲酒。一娘輸了幾色，又與呆相公賭拳吃大杯，連贏了七拳，吳益之連吃七大杯。一娘連連打鼓催乾，又不許人代，把個呆益之灌得大醉，伏在桌上打睡。公子此刻也有七八分酒了，起身去小解。那一娘見沒人在面前，遂攙住雲卿做了個串字，低低說道：「心肝！我住在馬頭上陳華宇家飯店裡，你明日務必偷個空來走走。」正說完時，卻好公子進來，二人便分開手了。其時已有三更，一娘只得起身要進內裡去。公子道：「我要畝你在此，怎奈呆相公又醉了。」雲卿道：「就陪大爺罷！」公子道：「只怕有人吃醋。」一娘笑著去了。公子便同雲卿宿了。

次早起來，二人吃了早飯，吳益之猶自中酒未醒。雲卿要去，公子道：「你莫去罷，今日有城外的客戲做得早呀。」雲卿道：「走走就來。」「等你吃午飯。」雲卿道：「知道。」走到下處，袖了些銀子，來到馬頭，上西首去，見一帶都是客店，問個小孩子道：「陳華宇飯店在那裡？」孩子道：「那裡不是。牌上寫著陳家老店麼！」雲卿便走到門首，見一老者，那老者道：「請坐。」雲卿道：「豈敢。」便坐在門前凳上，終是怕羞不好問。老者見他生得清秀，知是南邊人，只望著他，不知他來做甚麼。雲卿只是低著頭，拿著扇子在手裡弄。坐了一會，心裡正想要回去，只見河邊船上有人叫道：「魏雲老為何獨坐在此？」雲卿抬頭看時，見一隻船上裝著行頭一班子弟，認得叫他是陳三，也是個有名的淨腳。雲卿起身走到河邊，道：「我在這裡看個鄉親，等他討家書，阿兄那裡做戲？」陳三道：「關上衙門裡請客。」雲卿道：「飲三杯去。」陳三道：「多謝，多謝！」遂拱手別了。

雲卿因要進城，便把扇子忘記在店內桌子上走了。一會忽然想起，復回來尋時，竟沒得。因問那老者道：「曾見小弟的扇子麼？」老者道：「沒有見。」雲卿又探袖撿衣的尋。老者道：「我坐在這裡也沒有離，又沒有人來。」雲卿只道是掉在河邊上，也就罷了。只見遠遠兩個孩子趕了來，前頭一個跑，後面一個哭著趕來，喊道：「快還我！」原來後面的是老陳的小兒子。老陳拉住道：「你要他甚麼？」孩子道：「我在門前桌上拾得一把扇子，上頭還有個東西扣著，都被他搶去去了。」老陳道：「是這位官人的，拿來還他。」孩子道：「他搶送與他娘去了。」老陳道：「官人請坐，我去要來還你。」說著便往裡面去，叫道：「侯一娘，快把扇子拿來還這位官人。」雲卿取出二文錢來與兩個孩子，孩子歡天喜地跳往外去了。

雲卿便跟著老陳往裡面來，只見侯一娘拿著扇子從樓上下來。一娘見了雲卿，不覺喜從天降，笑逐顏開，道：「官人請裡面坐。」卻好有人來尋老陳說話，老陳出去了。雲卿遂到一娘樓上，深深一揖。一娘還過禮，取凳與他坐了，起身把樓門關上，攙住雲卿道：「心肝！你怎麼今日纔來，想殺我了。」急急解帶寬衣上床，好似那：

交頸鴛鴦戲水，並頭鸞鳳穿花。軟溫溫楊柳腰揉，甜津津丁香舌吐。一個如久渴得漿，無限蜂狂蝶戀；一個如旱苗遇雨，許多鳳倒鸞顛。一個語澀言嬌，細細汗漫紅玉顆；一個氣虛聲喘，涓涓露滴灸丹心。千般恩愛最難丟，萬斛相思今日了。

雲卿與一娘完了事，起來穿衣，一娘忙斟了杯熱茶與他吃。敘談了一會，時日已將西，雲卿道：「我去了，再來看你，今日王府戲早，恐去遲了。」袖內取出一包銀子，遞與一娘道：「買點甚麼吃吃罷。」一娘道：「豈有此理！我豈是圖你的錢的？只是你把情放長些，不時來走走就是了。」仍把銀包放在他袖內，摸到那把扇子，拿出來道：「轉是這把扇子送我罷。」雲卿道：「你既

愛就送你罷。」臨下樓時，又扯住約定日子，雲卿纔別去。店中人往來混雜，有誰知道？自此為始，不時來走動，得空便弄弄，不得空就坐談而去，也有□數次。不覺是三月天氣，和風習習，花雨紛紛。綠楊枝上囀黃鸝，紅杏香中飛紫燕。踏紅塵香車寶馬，浮綠水畫舫歌船。那王公子終日在外遊賞，他是個公子，又是少年科第，兼之為人和氣謙虛，奉承他的不計其數。今日張家請，明日李家邀，一春無虛日。一日，正與吳益之在書房閒談，見門上又拿進帖來。公子愁眉道：「那家的帖？」門上道：「張老爺請酒的。」公子道：「終日如坐酒食地獄，病都好吃出來了，快寫帖辭他。自今日起，凡有請我的，都一概辭他，說我往園子裡去了。」午後，門上來回道：「園丁來說，園內海棠大開，請大爺去看。」公子道：「正好。吩咐他回去打掃潔淨，我明日來。」門上去了，對吳益之道：「明日同兄去看花，且可避喧數日。」叫小廝吩咐廚子，明日備酒飯送到園上去。次日叫小廝喚小魏來同去。吳益之道：「何不把侯一娘也叫他去耍耍，到也有趣。」公子便令家人備馬去接。三人先上馬去了。

這裡家人來到陳家店內，問道：「侯一在家麼？」老陳道：「都出去了。」管家道：「可知在那裡？」店家道：「不知道。」官家只得進城來，卻好遇見個相識的，問道：「何往？」管家道：「去叫侯一，不在。」那人道：「在鹽店裡不是？」管家道：「在誰家？」那人道：「史老三家。」管家別了那人，來到史家。進門來，靜悄無人，只見醜驢獨坐吃飯。管家道：「你婆娘哩？」醜驢也不起身，答道：「在裡面哩。」管家心裡便不快活，道：「叫他出來，王老爺府裡叫他哩。」醜驢道：「做戲麼？」管家道：「不是，叫他去陪酒哩。」醜驢道：「要陪酒，請小娘去，怎麼叫我們良家婦人陪酒？」管家大怒，走上去一個耳巴子，把他打了一跌，抓住頭髮攢在地下，打了幾拳，又踢了幾腳。醜驢大叫，驚動裡面男女都出來看。史三認得是王府管家，上前解勸，管家攔住了手，罵道：「我不看眾人面，打殺你這王八蛋！」一娘上前陪笑道：「得罪老爹，他這個瘟鬼，不知人事，望老爹恕罪。不知有何吩咐？」管家道：「大爺到園上看花，叫我拿馬來接你。這王八口裡胡說，你婆娘不是小娘是甚麼？」眾人道：「老爹請息怒，他說話不是，也須看看人。王大爺平日也不是個使勢的，抬舉你奄子，也是你的造化，求之不得，反來胡說麼？」史三道：「請坐坐，老一還沒有吃飯哩。」管家道：「我家爺也好笑，多少名妓不叫，卻來尋他！」那一娘見勢頭不好，忙對史老三道：「別了罷，改日再來。」史老三也不好再奮，送他出門。醜驢背上行頭，領著孩子，垂頭喪氣而去。

這裡管家猶自氣憤憤的上馬，一娘也上了馬，同到園上來。只見門前一道澗河，兩岸都栽著桃柳，一帶白粉牆。走過石橋，一座三沿滴水磨磚門樓，上橫著玉石匾額，三個石青大字，乃是「飛蓋園」。後寫著「鄆城吳寬題」，原來就是吳益之寫的。下馬進來，只見一帶長廊，大廳前便是一座假山，從山洞裡穿進去三間卷篷，公子三人坐在內。一娘見公子，叩頭謝道：「前日多謝大爺，又承老太太、太太、奶奶與列位娘們的賞賜。」公子扯起道：「只行常禮罷，前日慢你。」又拜了吳相公。吳益之道：「你偏生記得這許多太太奶奶的，就不忘了一個！」眾人笑耍一會。一娘吃了茶，小廝擺飯，公子道：「因等你，把人都好餓壞了。」一娘道：「因鹽店裡叫去做戲，故來遲了。大爺莫怪。」吳益之道：「來遲了打孤拐。」公子道：「誰忍打他。」

四人吃畢飯，雲卿道：「看花，看花！」公子攜著一娘的手，同到各處遊玩。果然好座花園，但見：

索回曲檻，紛紛盡點蒼苔；窈窕綺窗，處處都籠繡箔。微風初動，虛飄飄展開蜀錦綉；細雨纔收，嬌滴滴露出冰肌玉質。日烘桃杏，渾如仙子曬霞裝；月映芭蕉，卻似太真搖羽扇。粉牆四面，萬株楊柳囀黃鸝；山館周圍，滿院海棠飛粉蝶。更看那凝香閣、青娥閣、解醒閣，層層掩映，朱簾上鈎掛蝦鬚；又見那金粟亭、披香亭、四照亭，處處清幽，白匾中字書鳥篆。看那浴鶴池、印月池、濯纓池，青綠綠藻躍金鱗；又有那灑雪軒、玉照軒、望雲軒，冰門瓊戶浮碧液。池亭上下有太湖石、紫英石、錦川石，青青栽著虎鬚蒲；軒閣東西有翠屏山、小英山、苔蘚山，簇簇叢生鳳尾竹。茶檯架、薔薇架近著鞦韆架，渾如錦帳羅幃；松柏屏、辛夷屏對著木香屏，卻似碧圍繡幕。芍藥欄、灸丹砌，朱朱紫紫門繁華；夜合台、茉莉檻、馥馥香香生嫵媚。含笑花堪畫堪描；美人蕉可題可詠。論景致休誇閬苑蓬萊，問芳菲不數姚黃魏紫。萬卉千葩齊吐豔，算來只少玉瓊花。

四人遊玩了一回，到廳上坐下。是日天氣暴熱，都脫了衣服，止穿得件單褂。公子道：「纔三月底就如如此熱！」雲卿道：「不但熱，且潮濕得難過。」吳益之道：「只怕有大雨哩。」公子道：「燉茶吃，我們就在這裡對花坐罷。」家人移桌在卷篷下。四人坐下，小廝斟酒來吃了幾巡，公子叫斟大杯來，請吳相公行令，一娘奉酒，小魏奉曲。雲卿唱了一支《折梅逢使》，吳益之行個四面朱窩的令，擲了一遍，收令時，自己卻是四紅。一娘道：「該四杯正酒。」吳益之道：「折五分吃罷。」一娘道：「令官原無此令。」斟得滿滿的，定要他吃，還要速乾。雲卿又斟了一大杯謝令。吳益之道：「吃不得了！」公子道：「謝令是個舊規，怎麼推得？」吳益之道：「既要謝令，也要酬東。」一娘便斟酒奉了公子，取提琴在手，輕舒玉指，唱了一套《半萬賊兵》，也是北曲中之翹楚。

一娘因提琴，便忘記將小魏送他的那柄扇子放在桌上。公子無心取來看，一娘想起要奪，時已不及。公子見是把金釘鉸的川扇，上繫著伽南香墜。公子道：「這扇子是我的，如何到你手裡的？事有可疑。」一娘道：「我沒有帶扇子來，纔借的他的。」公子道：「他說是借的，雲卿快招，若未直招，罰一大碗酒。」公子原是鬥他要的，卻未疑到別事上去。誰知雲卿心虛，滿面通紅。吳益之道：「不好了，小小貓兒也會偷嘴了。這扇子是你與雲卿的？只看雲卿袖內可有把了，若不得，便是借的。」雲卿道：「只得這把。」吳益之忙扯住他袖子，公子便來摸他袖內，卻有把在內。公子道：「這是甚麼？」一把拿出來，卻是柄棕竹真金扇，上面是李臨淮寫的。公子道：「我們逐年打雁，今年到被小雁兒賺了眼睛。這樣個小孩子，轉被他瞞過了。」吳益之道：「這並不干雲卿的事，都是老一的騷風發了來纏他的。」一娘道：「可是說胡話，你看見的？」吳益之道：「不要強嘴，好好拜我兩拜，我代你做媒。」一娘道：「無因怎麼拜得起來。」公子道：「卻也怪你們不得，這樣一對嬌滴滴的人兒，怎叫他們不動火？吳相公連日也想你得緊，如今也說不得偏話，拿骰子來擲擲看，遇著雙喜相逢的，今日就陪伴他。我先擲起。」一擲不遇。次到吳益之，連遇一個，飲了一杯。到雲卿，一擲，卻是三二六麼三四，遇了個單的。再到一娘，又遇了，卻是雙喜相逢，乃是二二四二四六。吳益之呵呵大笑道：「真是天定的了，取兩個大杯來吃合盃。」就與公子二人各奉一杯，雲卿害羞，起身要走，被吳益之抓住。又替他二人串了酒，各飲交杯。公子唱曲，吳相公奉肴，眾人取笑了半日。吳益之道：「媒人是老爺，伴婆便讓我，老呆不來討喜，只討個頭兒罷。」一娘還是假意推卻，雲卿轉認真害羞起來。

正在花攢錦簇的飲酒，忽見個家人慌忙進來稟道：「鄆城縣張爺欽取了吏部，來拜老爺，老爺叫請大爺去會哩。」原來這張公是公子的房師。吳益之道：「我也要會會他，只是誤了他二人的佳期，怎處？」公子笑道：「不妨你兩人竟在此宿罷，我叫人送鋪蓋來，明早來扶頭罷！」一娘道：「不好，還是回去罷。」吳益之道：「又來撇清了。」公子帶笑向一娘道：「他是個童男子兒，你開他的黃花時，須婉款些。」說過，遂同吳益之出門上馬而去。

二人送到門外，攜手回來，百般歡笑玩耍，巴不得到晚。在灑雪軒耍了一會，就炉上燉起天水泡新茶來吃。將晚時，只見兩個小廝押著鋪蓋進來，鋪在凝香閣上。晚間，雲卿討了水來，二人洗了手腳上床，那兩個小廝也去睡了。

是日天氣甚熱，不用蓋被；銀燭高燒，二人交媾直至三更，方摟抱而臥。那知交四更晚，忽然雷生西北，閃起東南，只聽得傾盆大雨，電掣鞭雷。好大雨，足下了一個更次纔漸小了。正是：

電掣紫蛇明，雷轟群蟄哄。螢煌飛火光，霹靂崩山洞。列缺滿天明，震驚連地縱。紅綉一閃發萌芽，萬里江山都撼動。

二人睡思正濃，忽被霹靂驚醒，覺得有些寒氣逼人，遂扯被來蓋了。一會雷雨纔住，簷溜無聲，只聽得樓板上窸窣有聲，雲卿掀開帳子低頭一望，卻好一閃過去，見地下一堆紅東西，沒有看得明白。接著又是一閃，纔看見是一條大赤蛇盤在樓板上，昂著頭向床上望。雲卿嚇得縮進被去，蒙頭緊抱而睡，不敢噴聲。又隔了一會，閃也住了，纔伸出頭來，不見動靜。小便急了，沒奈何，輕輕揭開帳子，見窗上有月光，照見樓板上，並無蛇影。想道：「花園中草木多，該有大蛇。想是因雷雨大，從屋上下來的，兩住時自然去了。」摸摸一娘時，猶自酣睡未醒。只得爬下床來，披上衣服，見月明如晝。雖不見蛇的蹤跡，卻又不敢開門，只得站在桌上，從窗眼裡往外溺。溺完下來，正要上床，纔掀開帳子，一手摸著蛇尾，嚇了一跳。忙把帳子大開看時，只見一條大紅

蛇，盤在一娘身上，閃頭向外，眼放兩道金光，見了人，往被裡一站。嚇得雲卿大叫一聲，跌倒在樓板上。未知性命如何，先見四肢不動。正是：

身如五鼓銜山月，命似三更油盡燈。

畢竟不知雲卿性命若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